
目录 CONTENT

► 青年文学



李苗	韧生：人是有韧劲的植物	/ 2
彭康	蒹葭	/ 4
温馨	年轮里的路	/ 6
孙晴岚	山水	/ 8
陈哲浩	于荒芜处寻找生命的锚点 ——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	/ 10
王笑	水乡慢调	/ 12
唐春柳	十一月·风烟俱净	/ 14
邓好	不要让过往的风，惊扰当下的梦	/ 16
胡亮	桂落闲窗，一身轻	/ 18
江皓宇	炉唇未雪，指骨先春 ——保尔今天会躺平吗	/ 20

1. 韧生：人是有韧劲的植物

李苗

我们原是渴光的植物，从远古的孢子里苏醒。祖先将第一口呼吸刻进年轮，我们便继承了对光明的眷恋——这眷恋如此深沉，如同谷物等待晨曦的亲吻，藤蔓渴求完整的昼夜。当暴雨在某个七月午后倾泻，沸腾的雨水注入我们的脉管，我们在雷声中学会弯曲，又在彩虹出现时懂得挺直。四季教会我们冬眠的智慧，可苦夏总是格外漫长，漫长到足够让每片叶子记住疼痛的纹路。

淤青的膝盖顶着泥土生长。那些被年轮磨平的刺痛，在记忆的结节处凝固成琥珀。七岁那年摔破的伤口里，埋着蒲公英的种子；十五岁暗恋的泪水，浇灌出瘦弱的丁香。我们已无法细数每个珍重的瞬间，就像无法说清哪场雨水让竹林一夜蹿高。幸福与苦楚都失去刻度，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和解，如同此刻无法称量的晨雾，笼罩着整个童年的河谷。

斑竹在子夜偷偷拔节，月光是唯一的见证者，记录每声脆响如何撕裂旧日的躯壳。那些爆破声被小心藏进年轮的缝隙，如同少时躲在被窝里压抑的哭泣。旧骨节剥落的瞬间，总有些什么随之逝去——或许是坚信牵牛花能爬到

月亮的稚拙，或许是日记本里墨迹未干的海誓山盟。清晰的爱恨渐渐模糊，化作竹影里的风声，在每一个相似的夜晚轻轻叩窗。

人类终将被赞美修剪形状，园丁的剪刀，路人的目光，甚至蝴蝶短暂的停驻，都在重塑我们的轮廓。当雨水灌满肿胀的心房，我们学会在窒息中寻找空隙，练习日复一日开花。所有沉默都在泥土下方奔涌，长成盘根错节的暗河。你知道的，最痛的从来不是修剪，而是修剪后必须继续生长的勇气——就像玫瑰明知带刺会受伤，依然要在伤口处绽放新蕾。

从雨季摘取哭泣的露珠，我们学会将咸涩转化成滋养。那些深夜溃堤的泪水，最终都汇入生命的暗河，灌溉内心将熄的星火。痛苦不会因隐形而消散，但我们在破碎处找到新的生长点：就像被狂风折断的枝桠，会在疤痕处萌发更多新芽；就像被践踏的草地，总在脚印里长出更坚韧的根系。

你正站在光的折痕里，舒展带着水痕的叶片。我看那些伤痕如何变成叶脉，那些黑夜如何沉淀成翠绿。当千顷月光洒向无边的原野，每株植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生长——有的

向上触摸星辰，有的向下探寻水源，有的在石缝里开出不可思议的花。

我们的根系在黑暗里紧紧相握。那些说不出的痛，那些笑出的泪，都在地底交汇成秘密的网络。当又一个黎明降临，整片森林都在用不同的姿势，诉说相同的渴望：生长吧，向着光，也向着暗处；生长吧，带着伤，也带着希望。

这是植物的史诗，也是我们的史诗——在每一次折断后重新挺立，在每一场暴雨后更加青翠。直到某天，我们终于懂得：韧性是不会疼痛，而是疼痛过后，依然相信阳光的温度；不是不会破碎，而是破碎之后，能在裂缝里看见全新的天空。

此刻，我注视着你如今的漂亮。那些经历过的风雨都化作叶面的光泽，那些埋藏过的痛苦都转为生长的力量。你如此鲜活，如此明亮，就像第一株钻出冻土的嫩芽，带着整个春天的消息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2.蒹葭

彭康

白日潜在远处，晨风洒下珠露，水汽横跨江水，推得蒹葭左右晃动，一抹青色晃动在江畔，似乎要被雾气吞没。

我只身独往，也不知去往何处。

天地静静流转着，我一步步向前。

宽袍承体，高冠立身，长剑陪侍，形态却又如手中的香草般凌乱，一位华衣君子一路行吟，不时俯身摘取兰草。我路过他身旁，香气拂面，接过他递来的兰草。他如此高兴，神采飞扬，向江水讲来心意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我又上路了，遇到了一名剑客。白袂飘飞，天真的脸上冒出许多少年气。他痴痴地饮着酒水，酒壶上下颠转，剑气斩向四方。如此豪迈，大有仙人烂柯，尘世短游之慨。他一会愁郁，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。”一会张扬，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”说着说着他就醉了，枕着失色的星河入眠，我悄悄走过，轻拾酒壶，生怕惊醒了他。

太阳爬上了山头，天地的灯越来越亮。而蒹葭吸足了水，挺立在明媚的光里。两位老者

互相拱手寒暄着。两人气色非凡，面显刚毅：一位衣衫褴褛，眼神平静，似乎沉下许多岁月的苦痛；一位腰间别着一册书简，身姿挺健，目光流转，深邃温和。我躬身行礼，朗声问道：“老先生有何指教？”一人远望水中小洲，忧愁结了霜，染白了毛发，吐出一口浊气，只沉声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一人抽出了竹简，上面摊出了密密麻麻的刻痕和刀斧耕出的数道沟壑，笑了起来，像清泉洗了顽石：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

我收下了竹简。

风大了些，日头烈了，草也乏了，但蒹葭摇得沙沙作响。路不断地长，又向高处蔓延。江上来了船只，大概看得真切，风也捎来了交谈声。那船夫面目俊朗，一袭玄色绢衣，衣带纷飞，脚穿木屐，问道：“诸位不得志会做何？余以白眼视之。”黧黑的老者，粗衣覆身，箬笠遮着脸，淡然相应：“心远地自偏。”另一大方的文士微笑，眼神明亮，竹杖轻敲，声音温柔而有力：“此心安处是吾

乡。”最沉稳的儒士从静坐中起身，清瘦却无人怀疑他的气力，散发着明月般的皎洁，其声如洪钟：“不过知行合一，致于良知。”语毕，他投给了我一枝花，我看到是木槿也是菊花，又是海棠，好像什么都是。

太阳一下就跌落了，天空呼出一口暮气，蒹葭摆动开来。面前出现了意外，马车磕在一块顽石上，一队人停了下来。有中年人立于一旁，衣着素净，似一长石，也有高大的文士下了车。那人却飘然而去，只听来：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我小跑而去，撬去顽石，置于手中。那文者哈哈大笑，宽大的衣袖也散了开，教导着弟子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

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他竟看向我，更为爽朗轩渠，“后生，送你一物。”于是，我的行囊多了一把刻刀与一卷空竹简。

星子摆满了沙滩，历史的海浪吹得好大，我无畏于跋涉，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却好像更加有力。

一路上，我盘弄那块石子，嗅过兰草与芬花的清香，也闻来醇厚的酒味，看过他人铭记的历史，也刻下了自己的文字。天下苍苍，我风尘仆仆。

接下来，我走入夜晚，宛如蒹葭不倒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3.年轮里的路

温馨

父亲是这座山的魂。这话不是他说的，是刻在他沉默里的纹路。他的世界被墨绿的林海填满，风是他的呼吸，年轮是他的掌纹。而我的世界，本该沿着那条被父亲用目光熨过无数次、通往山外的小路，一直走下去。

他从不许我提“守山”二字。我童年时用木棍削的那把粗糙的柴刀，被他无声地投进了灶膛，火光在他脸上明灭，泪水模糊我的眼睛。他为我准备的，是擦得锃亮的煤油灯，和一捆捆从牙缝里省下钱换来的书。“读书，走出去。”这话他说得不多，每个字却像榫头，死死地敲在我命运的框架上。于是一次又一次，将那份对墨绿山林近乎贪婪的眷恋偷偷藏起。我爱那着林间蒸腾的、混合着百花气息的暖雾，爱听清晨啄木鸟叩问沉寂的“笃笃”声，这些，都成了我只能在日记里赴约的秘密。我怕，很怕，看见他眼中那点因我而燃起的微弱希望之火，骤然熄灭。

高考后的那个夏天，录取通知书来了，是一所远方很好的大学。父亲捏着那张轻飘飘的纸，手一直在抖。他转过身，对着莽莽苍苍的

群山，站成了一块磐石。许久，他才低低地说：“好，好啊……”那晚，他破例喝了酒，醉眼朦胧里，他拍着我的肩，说这座山太沉，不该再压到我肩上。我看着他鬓角早生的白发，将那句“我想留下”和着滚烫的泪水，生生咽回了肚里。

山外的世界很大。我却总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，看见树叶的脉络；在都市的喧嚣中，听见遥远的松涛。我与父亲通电话，信号断断续续，他的话语依旧简朴，总是“都好”，“勿念”。我以为岁月会这样平缓地流淌，直到那个猝不及防的严冬。消息传来，说他在深夜追击一伙盗伐者时，被那些人故意推倒的枯木砸中了。

我疯了一样赶回去。山路蜿蜒，暗得出奇。林场的人红着眼告诉我，父亲倒下的地方，雪地被染成了深褐色，他手里，还死死攥着一块从盗伐者卡车上扯下的破帆布。

处理完后事，我独自走到他离去的那片林子。雪已经覆盖了一切，洁白，安静。我抚摸着那棵被砍出一道深痕的老松，树脂早已凝

固，像一滴无法流出的泪。就在那片寂静里，我忽然全都明白了。父亲穷尽一生将我推出去，不是不爱这片山，恰恰是爱得太深。他是以自己的肉身，为我这棵幼苗，争抢着最后一点可以自由生长的、朝向山外的阳光。

毕业后，我拒绝了一份“体面”的高薪工作。我的决定，让所有人都错愕。

如今，我重新穿上父亲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制服，站在他站过无数次的山脊上。风还是那阵风，山还是那座山。只是，我的背包里，除了他传下的柴刀和望远镜，还多了几样新物件：能监测林木健康状况的传感器，能实时回

传影像的小型无人机……

我不再只是用脚步去丈量父亲的忠诚。我用他赋予我“走出去”的眼睛，回望这片生养我们的山林。那些冰冷的数据流、闪烁的屏幕光，与林间的晨曦、松木的香气，在我手中交织成一张更坚韧、更聪明的网。它网不住流逝的时光与生命，却或许能网住这片山林未来的安宁。

夕阳西下，给整座山镀上一层暖金。我仿佛看见，父亲就站在不远处的光影里，依旧沉默，却不再有忧虑。我走过的，终究还是他的路。只是，我用他教会我的“离开”，重新定义了他用生命诠释的“守护”。

这山，这路，这沉甸甸的爱，原来从未有过第二种选择。它早已刻进年轮，流在血脉里，成为唯一的归途。

责编 彭赋之 唐诗雨



4.山水

孙晴岚

这是一座不太高的山。缱绻如柔纱的雾，轻环在山腰上，在阳光下蒸出朦朦胧胧的水汽，和山脚下的水面蕴出的水雾柔柔地融在一块。几乎每日每日的清晨，从这边路过，他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带着他那台灰突突的小货车。恒久不变的路和山水，让他对着这样水墨画似的景，再也无有所感，只是恒久地路过，路过，然后从心里熨帖着，像揣着一份微暖的热水袋，不让人厌烦，反而带着让人沉静的气息。

但他不满足。这样美的景，转角后是时或泥泞时或扬尘的土路。春秋有长久留存的积水，在车轮下发出疲惫的噗嗤声；炎夏有积出厚度的尘土，车子一过，便扬起一片昏黄的叹息。开出老远老远，远到后视镜里那山缩成了淡淡的一抹青痕，才有水泥的大路从这样的狼狈中将他接出来。路是硬实的，心却仿佛还在那段颠簸里，微微地晃荡着。

一年过去，又是一年，再是一年。他已经从孑然一身，到需要用这同样恒久不变的薪水，咬着牙默默地托起妻儿。在这样的日子开

始的时候，他仍在这里，看着这样的山水，酝酿起的冲劲起起伏伏，像要从什么捆缚中挣扎出来。那雾，看久了，便不像纱，倒像一层黏稠的、无形的茧，温柔地包裹着，也滞重地缠绕着。山是安稳的，水是沉静的，连这每日重复的路，也仿佛成了生活划下的一个圆。他就在这圆里，一圈一圈地转着。可他还在这，他有时候也想不通，什么将他捆缚在了这里？是这山，这水，这份熟悉的沉静，还是肩头上那份日益具体的重量？

不长的队伍，把他不过将将一年大的小儿子，也送进了这他长久张望着的山水。他望着，望着，那个念头终于冲了出来，逼着他踏上那条高大的水泥路，逼着他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困兽，冲进了那团他先前几乎不敢直视的灯红酒绿里。

他终于闯出来了，带着他的妻儿，在那样敞亮洁净、车水马龙的地方，留下来自己的容身之地。躺在这样温暖软和的床上，他总是很高兴。床前的窗帘他不舍得拉，每日每日起

来，他总能从没过身躯的亮亮的光里爬起来，满心欢喜地推开门。客厅相片里的小儿子，就也浸在了这样有冲劲的光里，那光像一双有力的、崭新的手，将他从临走前躺着的暗暗的床上拉起来，和他们一起在这里新扎根下来。

这样让人高兴的日子过着，他却总也忘不掉那些每日每日路过的山与水。

起初是偶尔，在深夜的梦里，那灰突突的车子还在土路上颠簸，雾气的微凉仿佛能穿透

岁月，贴上他的额角。后来，即使在白日里，当城市的喧嚣偶然间歇，那份沉静便会从心底漫上来，带着水汽的、温润的凉，与他眼前锃亮的一切格格不入。他这才恍惚觉得，那曾被他视为捆缚的山水，不知何时，已将自己的部分悄然浸透，与他长在了一处。他挣脱了一个地方，却把一段光阴，永远地，留在了那山脚的水雾里。

那水墨般的晨景，如今隔着遥远的距离，在回忆里反而愈发清晰，清晰得让他心头微微发紧。那不是怀念，他知道，那是一种确认——确认生命里有一段路，已经和那山、那水、那雾、那永恒的颠簸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5.于荒芜处寻找生命的锚点

——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

陈哲浩

初读史铁生先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我不过是在书页间匆匆掠过一个名字，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存在。直到这个暑假，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让我的腿受了伤，才使我有机会停下奔忙的脚步，重新翻开这本书。那刻我才懂得，史铁生笔下所流淌的，不仅仅只是他个人命运的哀叹，更是每个生命在残缺与破碎中，于荒芜之处寻找自身位置的永恒隐喻——当命运的暴风骤雨过后，世界总有一隅，默默为我们备下疗愈与重生的土壤。

地坛于史铁生，远不只是砖石草木的集合体，更是他生命的庇护所与精神上的母体。当轮椅压过地坛斑驳的路面，他写道：“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，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，并看见自己的身影。”这沉静光芒，正是他灵魂的喘息之所。园中草木荣枯，四季流转，皆如他生命的镜像。他坐在园中，如一片叶落归根，这荒废的园子接纳了他那被命运抛掷后无所依仗的灵魂——它无声地告诉他，纵然双腿

禁锢，精神却仍可在此处自由徜徉，俯瞰苍生。地坛以它宽厚沉默的胸膛，包容了他所有不能言说的痛苦与迷惘，成为他安放伤痕和重建内心秩序最牢固的基石。而史铁生对母亲的追忆，则成了《我与地坛》中最令人心颤的段落。他痛切地写道：“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，还来不及为母亲想，他被命运击昏了头，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。”母亲那“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”的执着身影，最终成了他心灵深处无法弥补的沟壑。母亲生前无声的忧虑与死后无尽的追悔，如两道深刻的刻痕，将亲情之痛深深烙印在史铁生的文字里，也刺入读者心底。这份痛楚的珍贵之处在于，让人明白我们拥有的每一份爱，都早已被命运暗中标上了价码——只是支付之日，常来得太迟。在母亲焦虑的寻找中，我仿佛瞥见了自己母亲为我愁眉紧锁的模样，原来那“加倍的不幸”早已穿透纸张，悄悄压在了多

少母亲的心上！

史铁生最震撼人心的力量，是他在绝境中完成了对残缺生命的超越。地坛让他领悟到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这并非消极的等待，而是将死亡置于生命视野尽头之后，对当下“生”的庄严确认。他不再执拗于生存的深渊质问，转而以笔为犁，在苦难的土壤中深耕细作，将个体被碾碎的痛感，提炼成足以烛照他人迷途的灯火。他笔下的地坛，既是他残缺生命的断壁残垣，亦是精神生长的沃野千里——那园子荒芜的砖墙下，早已滋养出了蓬勃坚韧的思想之花。

掩卷长思，地坛在史铁生的叙述中早已超越了实体的园子。它幻化为一种生命姿态的象征：在喧嚣人世中寻得一方沉静，安放我们漂泊的灵魂，积蓄重新出发的力量。当暑假的日程表被意外清空，我学着史铁生静坐窗边，凝视小区花园里那棵被风雨折损却依然抽出新芽的老树，看树下老人日复一日的蹒跚步履，孩子们游戏时纯粹的笑颜……这些曾被我忽略的

日常片段，竟在静观中流淌出生命本身的韧性与温度。原来，每个人都需要一座精神上的“地坛”，它可能是一本书，一处熟悉的角落，一种坚持的习惯，亦或是一个普通的爱好。在那里，我们得以卸下社会角色的重担，回归本真，触摸自己灵魂深处的纹理与脉动。

在人生这条充满无常的航道上，《我与地坛》启示我们：生命的尊严与厚度，恰在于我们如何面对那些被命运强行剪裁掉的部分。史铁生在地坛的荒芜中，以静默的砖石与草木为药，疗愈了身体的创口；更以思想为火，于绝望的灰烬里冶炼出烛照他人的光明。

当我们遭受重创时，何不学他停下脚步，在各自荒芜的“地坛”中静观、沉思？在接纳残缺的前提下，生命的根须仍可向着光的方向不屈生长——那些被风雨折断的枝干，终将化为支撑灵魂重新站立的骨架，于斑驳处开出意想不到的花来。

所谓永恒，并非逃避时间的追捕；而是在被击碎之后，以更谦卑的姿态重新站起，并在这站立中，为存在找到了最坚实的地基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QING NIAN BIAN JIBU

6.水乡慢调

王笑

是日出，一声鸡鸣打破水乡一夜的沉寂，天空翻出鱼肚白，水乡重新热闹起来了。一夜无眠，我翻身下床，洗漱整理。“吱吖一”，老旧的门框发出抗议，我没有理会，径直出了门。

水乡，早秋的清晨送来阵阵微风，我贪婪地吸着清新空气，以此治愈在城市中饱受折磨的身体。时间算不上太早，小路上已有行人，或晨跑锻炼，或同我般无目的地游走。拖着步子，沿着河岸漫步，脚下的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滑。街边的一些店铺早已开张，包子铺飘出馋人的香味，茶馆的浓郁茶香趁着微风钻入鼻腔。阿婆们三三两两，坐在门口，口中谈论着家常，手中择着菜，脸上挂着闲适的笑容。我曾在这里坐着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听着阿婆讲述水乡的故事，听水乡的风俗，品水乡的人情。水乡的生活不慌不忙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变得格外慷慨。不停留，我继续向前走，青瓦白墙，错落有致，河水湍湍，穿镇而过，悠悠乌篷，荡荡涟漪。时光在水波里轻晃，悠悠，悠悠。

走进一家茶馆，古朴静雅，茶香四溢，清心净神。点一杯香茗，茶香袅袅，雾气升腾。我靠窗而坐，看窗外古色古香的建筑，看两岸随风摆动的柳树，看两岸相夹的河水，看河水上随水而动的木船，看船夫脸上的笑容，看邻里交谈，看匆匆行人，看喜怒，看哀乐，看水乡的一切一切，我在茶馆里看水乡的人家与水乡的事。

午后，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坐下，翻开随身携带的书，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落在书页上，形成一片片光斑，圈住了几个字符，却也圈住了我。微风轻轻拂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往近，是儿童的嬉戏打闹；往远，是湍湍流水。并不嘈杂，内心只有平静。此时此刻，生活不再是忙碌的奔波，而是每一个细腻而美好的瞬间。

夕阳西下，天边的云朵偷喝了屋檐上的酒，染上橘红，余晖洒下，小镇镀上一层金边，美如中世纪的油画，河水倒映着夕阳，也随着夕阳一同离去，却又和太阳一样停留在小

镇。我踱步在绿荫小巷，看袅袅炊烟，听百家喜乐，我想，我找到了心归处。

我爱水乡，爱她的日出，爱她的日落，爱她的流水；也爱她的热闹，爱她的淡然，爱她的洒脱，爱她带来的平静。我爱水乡的一切，被快节奏裹挟的身心，在这里得到片刻解脱。

返程时，我并不孤单，鸟雀作陪，流水相送，更有水乡人家的祝福，我知道的，我并不孤单。

在这水乡的慢时光里，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忘却了尘世的喧嚣与纷扰，只愿沉醉在这宁静的水乡，让时光缓缓流淌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7.十一月·风烟俱净

唐春柳

一

风从山脊滑下时，带着碎银般的冷意。它掠过枫香翻卷的裙角，掠过乌柏褪尽华服后裸露的骨节，掠过田畴里最后一粒稻茬的叹息，然后轻轻伏在河岸，像一匹被岁月漂白的绸。万物在这匹绸上，被寒意悄悄熨平，棱角不再锋利，色彩不再张扬，只剩下低眉顺目的静。十一月的静，不是空洞，而是把喧嚣折叠，把热烈收拢，把一年所有的盛放与凋零，一并纳入袖中，藏进心底，像藏一枚不肯融化的雪。

二

我沿着落叶铺就的小径走。脚下碎裂的声响，是秋天在拆除它旧日的舞台——拆得干脆，拆得利落，连一枚钉子都不剩。抬头，天空被枯枝修剪成一幅极简的水墨：主干如铁，细枝若锋，留白处是风，是光，是未曾言说的辽阔。淡阳不再耀眼，它像被凉水稀释的墨，轻轻铺陈在山河之上，给屋脊描一笔暖灰，给芦苇染半幅素白，给远村点一粒微黄。天地因此显得古旧，像一帧被岁月反复摩挲的绢本，墨色将干未干，裂痕欲现不现，却愈发温柔。

三

村口的老柿子树，此时是十一月最炽烈的注脚。叶子早已散尽，只剩满树小灯笼般的果，一盏盏挂在灰褐的天幕下，像谁不小心遗落的火种。寒鸦飞来，又飞去，喙上沾一点甜，便带走一粒光。树下的石磨盘，昨夜落了一层薄霜，手抚上去，凉意顺着掌纹蜿蜒，像一条细小的河，把人与山川、与草木、与远去的蝉鸣，悄悄接通。忽而明白：所谓深秋之悟，不过是学会在冷意里辨认温度，在凋败里辨认永恒，在看似荒芜的枝头，辨认下一番春信。

四

田埂上，稻草人被剥去了草帽和旧衣，只剩一根竹竿孤零零地戳着。它不再承担驱赶鸟雀的使命，却像一柄指向天空的笔，要写什么，又删得干净。风过时，竿头发出轻微的吱呀，仿佛一声未落便咽回的叹息。我站定，与它并肩，一同望向空阔的田野——稻根整齐如梳，褐土温润如膏，薄霜在日光下渐渐消融，像一场不愿惊扰尘世的告别。此刻，我亦是稻

草人，亦是稻根，亦是那一点悄然化水的霜：短暂，却认真地留下过痕迹；微小，却完整地参与过季节的宏大叙事。

五

小河的水明显瘦了，露出被夏日淹没的砾石。石面生着青苔，像一块块旧玉，被流水之手反复打磨，光华内敛。我蹲下身，将一片枫叶放入水中，它先是一颤，然后顺着细碎的漩涡飘远，像一枚迟到的信，要寄给下游的春天。忽然想起，少年时也曾把愿望写在落叶上，让它载走——那些愿望多半未曾抵达，却在沿途的漩涡里被拆阅、被稀释、被河蚌悄悄裹进珍珠层，成为今日眼底一抹不动声色的微光。原来，成长不是得到，而是学会与失去并肩，在瘦水之上，在落叶之间，在十一月的风里，轻轻说：无妨。

六

午后，阳光斜进窗棂，落在一张未写完的纸上。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旋转，像极小的行星，围绕一束沉默的火焰。我搁笔，听老座钟“滴答”一声，把一秒切成极薄的片，又极薄地拼回。时间被十一月的清冽洗得发亮，它不再汹涌，而是细流，是针尖，是落在宣纸上一粒将干未干的墨。人在这样的时刻，适合回望——不是为留恋，只为确认：那些哭过笑过的章节，确曾真实发生；那些高高低低的脚印，确已通向此刻的静水深流。于是，心底生出柔

软的敬畏，像面对一幅即将完成的画，最后一笔，须以留白相赠。

七

傍晚，炊烟从瓦缝间溢出，带着柴火与米饭的暖。天边最后一抹霞，像被冷风吹散的胭脂，淡淡洇开，又淡淡收拢。远处山脊的轮廓，在暮色里愈发挺拔，像谁用利刃削去了多余的繁华，只留下筋骨，对抗即将来临的寒夜。我拢紧衣袖，深吸一口气——空气里已有雪意，清冽、甘醇，仿佛从遥远的山巅赶来，只为告诉我：收敛并非枯萎，沉默并非终结，而是把力量折进内部，把火种埋进灰烬，等待下一阵春风，等待下一次破茧。

八

夜色渐深，星子疏疏落落，像被谁随手撒落的盐，闪着极细的寒光。我回到案前，点一盏小灯，泡一杯淡茶，让热气在冷空气中缓缓上升，像一条不肯落地的白绸。窗外，风掠过柿子树，最后一粒果“噗”地落地，声音极轻，却像一枚句号，为秋天画上正式的收梢。我提笔，写下：“十一月，是岁月赠我的空白册页，让我以清冽为墨，以收敛为笔，在删繁就简的轮廓里，学会与万物并肩，学会在冷意中守护火种，学会在凋落里等待花开。”

写罢，阖灯。风烟俱净，山河共寂。此刻，天地与我，一同沉入深沉而明亮的积蓄——且待雪落，且待春来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

8.不要让过往的风，惊扰当下的梦

邓好

我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，但触发条件和时间未知，结束的节点也不固定。

我是在一节让人昏昏欲睡的课上觉醒的，讲台上老师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视野开始变得模糊，视线逐渐聚焦在白光下的一粒灰尘上，再次醒神，我发现我回到了阳春三月，满地寻找三重瓣的迎春花的路上，还未等我反应过来，我便不由自主地俯身跟着朋友们搜寻，奔跑。跑着跑着，我又坐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周围热浪滚滚，入口的清凉让我晃神；还未等我细想，冰棍上融化的水又要滴在我的手上，我伸手去接，落在掌心的却是微微发烫的板栗，抬眼又是凛冬的大雪纷飞。

“哎，写题了。”同桌的声音将我拉回到现实。眼前的色彩褪去，只剩下苍白的纸张上乏味的计算公式。这个永远闷热的教室，让我们不知春夏，无感秋冬。刚刚一切都发生得太快，我不断回味着，回味阳春三月找到三重瓣迎春花的欣喜；回味夏日炎炎坐在车后座啃冰棍的惬意；回味深秋将温热的板栗送入嘴中的温暖；回味凛冬大雪骤临时美到说不出话的惊

奇。短暂地回到过去，让我兴奋，一股不可名状的情绪不断膨胀，将心脏填满，微微发胀。

后来我时常触发回到过去的能力，但回到过去的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我，有时是我的某个感官，某一部分。傍晚的风吹过，将我带回到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一刻，卸下疲惫，和远方的气息相拥；有时是清晨的冷风吹下的泪水，忽而落到了小时候走丢时穿着的衣服上；有时冷空气入喉，尝到的是曾经母亲喂下的汤圆。

我越来越依赖这个能力，它让空轴转的我变得充盈多彩。我开始去寻找触发能力的契机，我没日没夜地试探，穿越，我变得疲惫空洞，却觉得心安。渐渐地，我能够主动地控制这个能力，越空虚我就越滥用它。我不断地在碎片时间里回到过去，回去的时间短暂，而回神时间愈加漫长，有时中午回到过去听一声午后鸟鸣，直到晚上我才从月光下醒神。我一直都感知得到，但我却任由它滋长。

上体育课时，明明是在篮球场，我却闻到了塑胶跑道蒸腾的气息，我知道，我即将回到过去，我待在原地，静候过去到来。

“哎，走了，你咋又在发呆，是在回——”她的话陡然被我打断，“不是，我们走吧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
“回什么，回到过去吗？她怎么会知道？”我否决了这一可能，毕竟平时的我与往常并无二样。这个秘密让我感到畸形的独特，于是我更加痴迷更加贪婪地运用这个能力，但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，变得混乱、短暂。

有时上一秒还在麦浪里骑行，下一秒就被抛入潮湿的雨季，在雨声中停摆；有时闭眼还在回味初秋落叶的吻，睁眼却在拥挤的人群中赶路；有时后退一步是小时候热闹的街头，向前一步却是陌生的喧嚣。我开始变得更加空虚，抓不住过去，也感受不到现在。后怕从膝弯处爬满全身，我仿佛被一双看不见的手蒙住了双眼，只能不断重播过去，演绎不了当下。

我开始想摆脱，曾经让我无比兴奋的能力，如今变成了我不敢回头的梦魇。我将自己投入繁忙中，不敢再为周遭的一切停留，不敢抬头看月，低头吻风。渐渐地，过去越来越遥远，梦魇终于消散，我又回到了现在。我想，我现在已经和从前别无二样了。

直到朋友的生日宴。我们一起为她唱歌祝生，她对着蛋糕闭眼许愿，睁开眼发现她早已热泪盈眶，其余的人也被她的眼泪所触动，我却无动于衷。等分好蛋糕后，我们边吃蛋糕边平复心情。我点开刚刚唱歌时拍的视频，热闹的歌声在包厢里自顾自地播放着，我看不见视频里朋友的眼泪，我终于后知后觉地感到幸福。

“多年后再翻到这条视频，也会热泪盈眶吧。”我看着视频无所谓地想着。

突然间我愣住了。为什么当下的幸福我要在以后看到才会感到热泪盈眶，为什么我明明在当下，却总要当它成为过去时才能发觉幸福。我恍然大悟，我从来没有逃出回到过去的梦魇，我仅仅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夹缝中生存，远离我的何止是过去，还有感知当下幸福的能力。不安的刺扎破了最初不断膨胀的情绪，内里的酸灼烧心脏，蔓延全身，泛起苦涩的疼。

“回什么，回到过去吗？”——是回忆，这个穿越时空的能力另一个更具体的名字。它像一场温柔的凌迟，直到耗尽你最后的一口气时，你都以为它是在温暖你，它就像悬崖边的缰绳，让你够不到现在，也回不到过去，让你在过往和现在的缝隙中慢慢窒息。

但幸好在喊出梦魇的名字时，梦魇就能消散。回忆的温柔乡是痛苦的解药，也是苦楚本身。这场名为过去的台风终于过境，留下一片狼藉，我却感到庆幸。

不要让过往的风，再惊扰当下的梦。

走出饭店，外面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，风扑面而来，像是和久别重逢的故人相拥，带来雨水带来清凉带来平静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回到过去，背后是朋友的欢笑声，眼里是热泪。

我终于又活在了当下，编织着当下的梦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

9.桂落闲窗，一身轻

胡亮

秋窗下，我坐着，像一枚被风吹落的桂子。

这大城里没有秋假，课表排得比地铁高峰还密。我偷了两天周末，逃在闹钟响起之前——再晚一步，就要被绩点和报表一同吞进去。

老宅的门槛很低，一迈脚，就跌回身体里最软的地方。风卷着晒谷的竹匾沙沙作响，像外婆的手，替我抖落上半年积压的灰。

低头剥橘子，指甲陷进果皮，“噗”地一声，甜鲜的汁水溅到脸上。忽然想起春假，是高中某年的三月，学校的课表突然空出一周，像被谁撕下了一截。也是这道门槛，指尖触到桃芽，一碰就颤，仿佛把谁的脉搏含在嘴里。我轻轻掐了掐，它竟似回掐我一般，在指腹留下一点脆绿。那时哪里懂什么“时间”，只觉得春天是偷溜进来的小偷，悄悄顺走了我的呼吸。

如今秋阳像老狗卧在脚边，我才恍然：春与秋从不是割裂的季节，而是同一条河的两岸。我不过是在这边湿了鞋，又到那边慢慢晾乾。
可为什么要有这两岸？

原来不是为了让河更宽，而是为了让水里的人，看清自己的倒影——春时见“想要生长”的模样，秋时见“已然长成”的轮廓。

春假、秋假，本是旧历里留予光阴的空隙。唐人有“社日”，春祭土神祈发芽，秋谢土神报收成，各予一日闲暇。百官脱靴、童子放塾，人人都去田埂上踩踩泥。后来这空隙被学堂拾起，成了“农忙假”，娃们回家薅草、拾麦、摘棉，让身子记得：读书与种地，都要顺着节气来。有的大学删去了这空隙，却忘记了我们也需要自己的“节气”：春的萌发是让思考破壳，秋的沉淀是让收获落地。种地少不了春种秋收，成长又怎能缺了这两段“不产出”的闲暇？我便自己偷来两天，替岁月补上。

春假时，我去山峪里走路。雾浓得能掐出水，我把手机塞进石缝，让它也尝尝没有信号的清静。新竹拔节的声响，从脚踝一路窜到后颈，像谁替我伸了个长长的懒腰。我站着不动，却听见体内有什么东西“啪”地裂开——该是KPI裹着的硬壳。那一刻，我不过是一根会走路

的草，功名与成绩单全是草叶上的露水，太阳一高，便悄无声息地散了。

此刻秋假，我仍是那根草，只是籽粒饱满，学会了低头。桂花落在头发上，像谁悄悄为我点额。外婆把新酿的米酒舀进粗瓷碗，酒面浮起一层薄嫩的“米衣”，我轻轻吹破，看见自己的脸碎成一圈涟漪。那张脸曾在春山晨雾里浮现过，只是更薄、更亮，像张没来得及写名字的借书卡。春假时裂开的硬壳，让我在秋假里长出了“不慌”的籽粒；那时偷来的呼吸，此刻都酿成了米酒的甜。

指尖拈起一粒秕谷，放进嘴里咬了咬，硌得牙酸。它像上半年没做好的任务，没考高的绩点，像那些攥紧了却终究留不住的焦虑。咬不动，便放下吧。让它要回归土地，要么待来年长出新绿——原也不必揪着不放。

秋阳一寸寸移过门槛，像替我关上一扇门，又推开另一扇。关的是被绩点绑架的慌张，推的是与自己和解的安稳。这偷来的秋假，与那年偶遇的春假，终究让我懂得：日子不必追着时光跑。顺着节气生长，该发芽时发芽，该沉淀时沉淀，便已是圆满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

10.炉唇未雪，指骨先春

——保尔今天会躺平吗

江皓宇

老家小二楼的窗冬天总灌风，书架上翘起来的包边早被冻酥，我踮脚探手去够最顶层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时，一张硬纸片顺着书脊滑出来，裁得锯齿痕冰凉得像刃似的。一张车票，票面上“xxxx.xx.xx 赴鞍钢”的字迹被指甲扣扣磨得发淡，只剩个影子；背面用蓝墨水画了个小高炉，时间久了，尽是些密密麻麻的小墨疙瘩，倒像是久经沙场的老龙鳞焊，不再有炉火气。书还是我在街边的二手书摊称回来，封面蒙一层灰膜，吹掉最后一层碱，对着光，才能依稀显出保尔侧脸的一道油指印。

把车票夹回书里的瞬间，我听见纸页“沙”地一声，像有人轻轻咳了咳，提醒我应该在此驻足。我翻开瞧见，书脊深处缘藏着细碎的铅笔批注，不是正儿八经的评论，倒像夜班工人在炉门缝里塞的纸条——烫手。翻到保尔扛着铁锹筑路那一页，边边空白处挤着几行克制的小字，橡皮擦来擦去，笔画擦得发毛，像是从雪中探出了头：“xx.11.27，夜班，天没亮工长临

时来查，我扛着钢管走了三里地，风啊雪啊直往脖子里灌，差点倒在那儿了，路灯把影子钉住，给我扶了起来——你说，人为啥要跟自己较劲？”字到这儿突然断了，纸面有汗渍晕开的圆印，像当时按下的拇指。再往下，隔了两行，纸页翘着，另一种更细的笔迹斜斜地接话，铅笔芯被咬得露出一截白：“兄弟，不是较劲，是怕明早醒来，连接着干活的劲儿都没了。”我指尖一烫，仿佛摸到xx年前那只冻裂的手。纸页合拢，“咔咔咔”的声音在耳畔闹着，像有人关上炉门，火还在烧。

我把书重新摆回去，没翻，不是不想，是手指尖还僵着，像四根小冰镩，一碰纸就得撕出一道月牙口，捂不着手，袖口里那点体温刚够自己，舍不得分。厨房没开灯，只把窗外漏进来的一条废路灯光借在手边，我没烧水，只把水壶灌满，一下一下，水面抖，光也抖，放在灶眼上，不开火，就当是做个准备——水在这儿，火也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想点，随时有。

回到屋里，把那张“车票”重新夹回去，这次没夹歪，对齐了边，动作很轻，像给睡熟的人掖被角，掖完还压了压，怕夜里风一吹，它自己先跑。老家屋头的抽屉里就摸出截铅笔头，两厘米整，木头裂口翻着毛刺，像旧炉钩子上的倒钩，不写字，只把它横放在书脊上方，当着没点烟，但意思到了。

窗外风还在刮，铁皮屋顶“咔嗒”一声闷响，像有人穿着冻硬的棉鞋，在房脊上跺了跺，把鞋底的雪碴子抖下来，不喊不骂，不吵不闹，直跺一下，算是打个招呼。我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了半寸，在心里替那人念了一句：“抖干净点儿，后半夜路还长，雪厚，别滑，撑住就过去了。”从客厅搬椅子，正对书架，坐下，不靠背，两手插袖筒，像看炉子似的看着那排书，不看字，只鼎书脊缝缝里有没有光漏出来，盯久了，眼发酸，就闭一会儿，再睁开，那截铅笔头好像自己长了半毫米，我肯定地知道这是幻觉，但幻觉也分冷热——这个，是热的！但不明显，像炉缝里即将熄灭的红，不照脸，只照心口。

袖口里，左手拇指在右手虎口处来回搓，搓到第三十下，虎口发麻、发烫，我才意识到：原来我自己就是火引子，只是藏得深，得先把自己搓热了，才敢去碰别人，不然怕是冰粘肉了。我没起身，继续坐着，像等水开，又像等水自己决定开不开。反正它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。半夜十二点十二分，针快要磨到盒子顶，灯泡“咔吧”地一声，电压不稳，光缩了一圈，书架最深处却反而亮了一下，像是有人在里面划了根火柴，一秒就灭，但我看见了——保尔没回头，只是侧了侧脸，动作极小，却足够把风雪让过去，把红的那边留给屋头里。保尔他还在奋斗啊。

我没喊他，他也不答应我。我只在心里把书上几行字念了一遍：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……，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念完，补了半句：“我明晚可能坐得更久一点。”起身，把椅子往回推了十厘米，让椅背刚好抵住书架，发出旧刨花断裂的甘甜味，像给炉子挡一道风。挡的不多——只挡最伤人的一道缝。我关灯，听见黑暗里极轻“嗒”的一声，像有人把炉门带上，却没插栓。风可以进来，火也可以出去——让它们自己谈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

► 青年文学

► 青年文学

HNNU YOUTH MEDIA



本版责编：青年编辑部

版式设计：视觉艺术部

本期 1 版 总第 12 期

2025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五